

天津市工人文学创作社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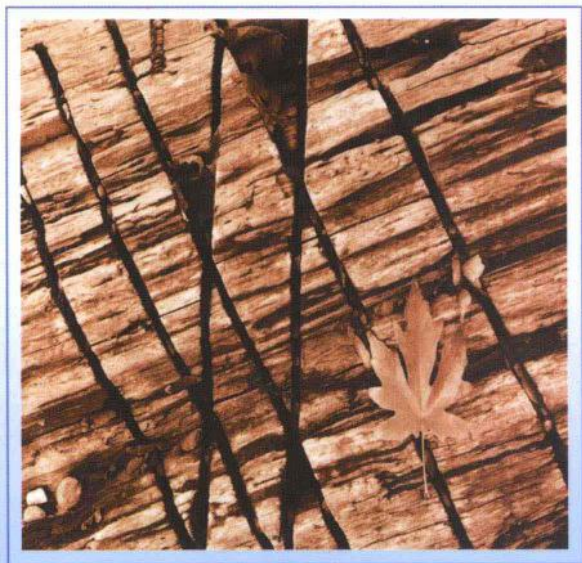
劳动者文集

LAODONGZHE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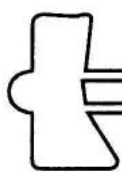
冀中风云


JI ZHONG FENG YUN

杨金锡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劳动者文集 

天津市工人文学创作社编

冀 中 风 云

杨金锡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者文集/天津市工人文学创作社编.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4

ISBN 7-80504-882-7

I. 劳... II. 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382 号

劳动者文集(共 10 辑)

天津市工人文学创作社编

冀中风云

杨金锡/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04-882-7

I·195 定价(全套):168.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套非同寻常的书。她编辑于天津市工人文学创作社成立 45 周年,原本是作为向建党 80 周年奉上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之所以冠名为“劳动者文集”,是因为天津市总工会曾经在六年前设立了“劳动者文学奖”,并表彰了一批工人作家、工人作者和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的劳动者。那时,“劳动”虽然已不似“领导一切”时那般风光,似乎也尚未贬值到被人淡漠。因此,在今天出版这套丛书时,抚今追昔的人们,都依然对“劳动者”情有独钟。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没有劳动,世界绝不是今天这般模样。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一切。为此我们感谢劳动、热爱劳动、歌唱劳动。

这套书中的每一册,都是一位业余作家(作者)的个人专集。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写作的时间跨度,有的长达五十余年;有的尚是初出茅庐文坛后生的几垄耕耘。但是,每一位著作人几乎都有一个感人的人生故事。那是他们文学活动经久不衰的源泉和坚固基石。

这套书,不仅作品是著作人的心血沉淀智慧积蓄,出版经费几乎全是个人工薪的口捩肚攒。一位大作家似乎说过:文学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她提倡过一本书主义,好像为此也挨过批斗。在现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句箴言却不那么灵了。确实是有“圈里人”真正名利全搂了。而对于一些老老实实耕耘的文学钟情者说来,发表难、出书难,即使是所谓的“自费出书”,也涨成了天价。这次,有几位创作颇丰多次获奖的作者的专集,未能出现在文集之中,即是经济所累,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还有一些“不寻常”:在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中,工人文学社老、中、青三代人齐出力,为出书的每一个环节出谋划策,有的还以自己的血汗钱支援师友。尤其是王光烈同志更是倾注心血不遗余



力。市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和第一工人文化宫的各级领导都在出书的过程中,给予了组织上道义上的有力支持……许多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分别为各书作序,这一切确实都成了积德行善的义举。

这套书的最终成功出版,还应特别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远见卓识的支持。

一个劳动者自己的文学团体,栉风沐雨 45 载而依然笔走风雷地挺立着,可以说:在全国实乃凤毛麟角。文人也是天生爱做梦的,美梦成真固然好,噩梦醒来是早晨也不错。一切都有希望,都有前途,都有奔头,坚持,就会有发展。因为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对先进文化的发展责无旁贷。

同志仍需努力!

天津市工人文学创作社

2002 年初春



《冀中风云》序

周骥良

杨金锡，河北衡水人。衡水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游击战打得响亮与壮烈的地区，无数的中华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献出了生命。金锡的童年正是在悲壮的战斗中度过的，就连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一行列，还曾经是肩负瞭望敌情的儿童团团团长呢。抗战胜利了，衡水地区的灾难并没有消逝，儿童团团团长连个上学的机会都没得到。他进了天津市，做了牛马不如的小学徒，苦受煎熬。

天津解放了，小学徒带着翻身的喜悦进了工厂，也进了文化补习夜校。他能拿笔了，就在车间写些壁报，渐渐又写些消息登在报纸上，于是他被提拔成了干部，又参加了工人文学社团组织，边学习边写作。工人文学社团蓬蓬勃勃，在互相鼓励下，他写下了这部在童年见闻的基础上升华的《冀中风云》的前半部。他不得不停笔了，接踵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及频繁的工作调动。他成了文化干部，忙忙碌碌，最后是在南开文化宫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然后又编织了一段下海的经历，到了晚年这才重又提笔完成了后半部。他对童年生活的热爱，对战斗中牺牲者的怀念，对文学写作的追求都是令人振奋的。

由于金锡的人生经历，也由于他的文学走向，这部长篇具有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以白描的笔法与传奇的故事情节塑造了



几名无私奉献的人物。这里没有什么洋风洋气,也没有什么媚俗庸俗之笔,是呼唤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是鼓舞人们向上的,衷心祝愿每一位读者都将在阅读中得到力量。



目 录

- 一、施毒计,夺地产.....(1)
- 二、狱中相识.....(12)
- 三、张冬梅被卖.....(15)
- 四、仇人相遇.....(20)
- 五、奇袭杨家大院.....(26)
- 六、扎根水乡建政权.....(38)
- 七、日本鬼子进村.....(42)
- 八、杨家庄遭突变.....(52)
- 九、探桥炸车.....(66)
- 十、智取大石桥.....(77)
- 十一、黑田在贾庄施威.....(84)
- 十二、斗争形势更加严峻.....(108)
- 十三、胡翻译嫖军妓.....(118)
- 十四、牛牯疯狂战顽敌.....(132)
- 十五、张冬梅狼穴遭非刑.....(151)
- 十六、杨老忠壮烈牺牲.....(167)
- 十七、桥本施暴遭官刑.....(182)
- 十八、胡新立值勤立奇功.....(190)
- 十九、运棉战线逞威风.....(201)
- 作者自传.....(214)
- 后记.....(222)



一、施毒计，夺地产

这一年，天气大旱，整个平原的上空万里无云。大片大片的土地裂开了缝，玉米秆变黄了，谷子的叶子干枯了，连村南杨玉昆家坟地里的十几棵松柏都低下了头。只有坟前的石官石马昂首挺立，不错眼珠地凝视着村边那一棵棵被剥光了皮的树干。

杨家庄是个百余户的村庄。村中除杨玉昆家，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所以，在这大灾之年，几乎家家断了口粮，有的便携儿背女到外地讨荒去了，有的拖着打狗棍儿便四乡要饭。然而，杨玉昆家就不同了，他家不仅有祖传的几百亩良田，并且在县城里还开着几家店铺，因此照样是三天两头驾着小轿车出进县城，依旧是花天酒地。

这杨玉昆虽是本县有名的富豪，却贪心不足，经常寻机吞并穷人的田地，因此，面对这场灾荒，他觉得机会来了，所以今天一起来，他一面打发长工们挑井水浇了浇院中的果树，一面令二先生去告诉宏生准备套车，然后便乐不丝地回屋去吃早饭。他老婆见他洗了手脸，盘腿坐在炕桌前，忙叫佣人把饭菜端了上来，这时，儿媳巧秀满面春风地走进来，然后便盘腿坐在了公公的对面，婆婆连看都没看儿媳，便一扭身走出屋，忙活别的去了。巧秀睨一眼公公南瓜似的光脑壳，嘻嘻地将一个白面卷子一掰两开，掷给公公一块，问：

“爹啊，咱家有这么多地，你还非想着张树田那几亩薄地干啥？”

“他娘的，你不懂”，杨玉昆掰了一小块卷子投进嘴里，一边吃，一边鼓起金鱼眼，说：“他这块地是块宝地，打你爷爷在世那会儿就被风水先生看中了。你爷想它几十年没弄到手，张树田宁肯叫儿子到咱家扛活顶债，死活不卖。如今我想弄几部水车把沿河



的水引进来，中间有他这地隔着哪成？他娘的，你今天进城，就按咱计谋的法儿办，听到没？”

“听到啦，爹，这事全包在俺身上，事成后，给俺点啥？”

“他娘的，要啥买啥，早晚这家是你们的。”

巧秀“嗤”地一声乐了。杨玉昆挟起一片熏肠送到儿媳嘴里。

巧秀也挟起一片扔进公公嘴里。两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张宏生吃罢饭，便照二先生的吩咐牵出菊花青轡骡套上，又从牲口棚墙壁上拿过小红缨鞭儿，二先生看见又吩咐，说：

“别拿小鞭儿，今天套双套。”

宏生觉得怪，照以往惯例，家人专程进城一律套单套，今儿他儿媳进城会男人为啥挂双套哩，就问：

“二先生，不是少奶奶进城吗？”

“是啊”。

“那为啥……”

二先生道：“听说近来这股道上不稳当，常有土匪出没，挂双套以防不测。”

宏生听了，嘴角上展现出轻蔑的笑纹，心说，就你们豪门大户怕这怕那，俺们穷光蛋啥都不怕。只好又回牲口棚拿出一挂长套，钻到车底下把套儿拴好，然后又拉出枣红马。二先生一见又让他换雪里白，宏生更觉奇怪，原来这马是杨玉昆最喜爱的一匹马，没特殊事儿极少用它。宏生不明白，一向胆大诡诈的管家先生为啥变得这等胆小起来，更加轻蔑地，说：

“二先生，您小心过分了吧，漫说还不一准会碰上土匪，就是碰上，一提咱杨家，谁敢动根毫毛。”

“那可不定准，这饿死人的年头，谁管你杨家不杨家。”

二先生说着有意，宏生听着无心。他哪里知道，这是专为他设的圈套。

一切收拾停当了，宏生把车赶到大门口石阶前。不一会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巧秀便来到车前，然后踩着女佣搬来的小方凳爬进车里。二先生见少奶奶坐稳了，便一抬屁股窜到车辕右边坐



下，宏生也一蹦坐在车辕左边，长鞭一摇，车便“咕噜噜”扎进村北道沟，飞快地奔向县城。

去时，一路顺顺当当。宏生在杨家开的药房后院里等了半天，现在两头骡马也喂饱了，看看天近傍黑了仍不见二先生到来，他寻思那浪婆娘兴许要在城里住下，为啥二先生也不着面啊，这早晚了，还不走，难道今天都住下了不走啦，他这样左思右盼地等了一会，天色已变漆黑了，忽然，二先生来了，后边跟着巧秀和她男人杨怀章及两个挎盒子枪的马弁。张宏生一看这阵势知道要回庄了，赶紧转身去，麻利地套好了车。当杨怀章扶着老婆爬进车里，回头指着两个马弁大声对二先生说：

“天晚了，我让他俩保你们回去吧。”

“是”，两个马弁不等二先生答腔便抢着应声，并一起坐到车尾上，四只脚丫子耷拉到地上。

车一出南城门不远，便扎进了道沟里，这时，天越发黑了，二先生故作惊慌地说：“宏生啊，天咋这样黑，你把车赶快点。”

宏生也听说过，十字沟附近曾经有土匪出没过，见天伸手不见五指，也有点嘀咕：“啪儿，啪儿”连向雪里白甩了两鞭，轿车跑得飞一般。不大功夫便来到了十字沟口，二先生回头嘱咐两个马弁。

“到十字沟了，小心。”

他的话音刚落，突然从两边蹿出一伙人，宏生“啊！”地就是一惊。二先生却镇定地命令宏生快冲过去。

张宏生情急之中“啪”地照雪里白就是一鞭，谁知那雪里白本来被那突然出现的人们吓的一惊，又骤然吃了宏生一鞭，真是又惊又疼，骤然停住脚步，直立起身“咳咳”地长鸣不已，辕骡见雪里白止步，也顿足不前，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呼呼地喘粗气。宏生情知坏了事，慌忙跳下车，正待挥鞭赶马，那伙人已围定了轿车，个个手持大枪，命令车上人全下车。两个马弁连声都没吭，就乖乖地被土匪缴了械。二先生举着手儿跳下车，对土匪们说：

“列位，列位，先不要动手，俺们是杨家庄杨家的车，请高抬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手让一步路，待俺回庄禀告主人，定当重谢。”

“什么杨家庄，少说废话，老子只认钱不认人。”

又一个土匪跟着说“要命的拿钱来，快，把钱快掏出来。”

先生央求说：“列位，巧了，今天兄弟们没带钱，看在兄弟面上是否让俺们回村，兄弟们要钱，要粮，多少都好说。”

“回村，白做梦”，还是第一个土匪说道：“你们都走了，我们找谁要去，没钱，连人带车都扣下。”

二先生无可奈何，又央求，说：“兄弟们既然为了钱，就请说个数目，另外，是不是让俺们回去个人给家里送个信儿，准备准备？”

那土匪不假思索地马上说道：

“行，就依你，每个人一百五十块光洋，少一个子儿也不成。”

“那，俺们啥时来赎人？”

“明天也这时候，还在这儿，你一个人先滚吧。”

二先生抬脚就走，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安慰巧秀：“少奶奶，您不要害怕，这些爷们不会为难你，明天晚上俺来接你。”说罢也不等巧秀说话便急慌慌走了。其不知，他走出不过半里地，早有辆车在等着他。

这边，土匪喝三骂四地蒙眼睛捆人，其实也只把张宏生一个捆上，并用黑布扎住双眼，他不知被弄到了什么地方，宏生只觉得他被单独关押着，心里好生奇怪。其实，他那里知道，这时候，巧秀已钻进缎子被窝正和她男人寻欢作乐哩。

二先生回到村时，杨玉昆正喝着酒等他，听了他实施妙计的情况后，哈哈一阵狂笑，然后抹了抹油渍渍的嘴巴子，夸赞二先生：

“要论这锦囊妙计，她娘的，俺不如你。”

一句话说得二先生心里美滋滋的。第二天一早，他就装着惊慌不定的样子跑到张宏生家，一进门，就嚷：

“老张头，大事不好啦。”跟着就把昨夜被土匪劫持的事儿学说了一遍，最后恐吓说：“得赶紧筹钱，今夜不赎人，咱的人可就活不成了。”



玉花听罢，顿时吓得脸蜡白，心跳不已。张树田听说儿子被土匪绑了票，也不由的惊出了一身冷汗，但他毕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略一思忖，觉得儿子是杨家的长工，又是为东家去办事，这赎人钱应该由东家出，便客气地暗示二先生：

“俺家宏生是为少东家赶车进城的啊，再说，如今都掀不开锅了，拿啥赎人哩。”

“玉昆说了，”二先生说道：“这钱本该由他出，可这灾荒年，他虽有地，也不及事了，看在老乡亲的份上，他替你出一半，你自家拿一半，这多亏东家一片菩萨心啊。”

张树田没料到这一手，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只好说：“唉，到如今俺就是借，也没处去借啊。”

二先生一见张树田松了口，认了账，心中一喜，便趁机说道：

“要说在一天之内借这么多钱，也委实难为你老张头哩，唉，俺看这样吧，俺回去再求求东家，是不是让东家先替你垫上？”

一提起向杨玉昆借债，又勾起了张树田的心事，他老婆前年生那会儿，向杨玉昆借了十块大洋，转年又变成了二十块，因还不起债，玉昆就逼他将地抵了债，他不肯，咬咬牙硬是把儿子送到杨家扛活顶债，眼看三年期要满了，如今又要背这阎王债，他不情愿。二先生见他低头不语，便进一步，说：

“唉，这年头，有地没地一个样，如果你不愿借印子钱，不如把你村西那块地卖给俺东家算啦。”

一提卖地，可把张树田的肝火斗上来了，骂道：

“我禽他八辈儿祖宗，俺就是卖人也不会卖地。”

“哎呀，老张头，你不要骂人啊，买卖是两头乐意的事，你不乐意卖就不卖，那就赶紧凑钱吧，今天傍黑俺来取钱。”

说完这话，抬脚就走。二先生这一假走，确实激动了张树田的心，他想到儿子在土匪手上，心如刀绞，万一儿子丢了性命，叫他一家人怎么活啊，想到这些，他后悔不该把二先生骂走了。正要出去追，一步闯进一个人来，四十多岁，个不高，白净脸，两只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一进门便十分关心地说：





“树田哥，你刚才跟二先生说话俺听到了，依俺看，这是杨玉昆做的招术坑害你哩。”

“啊！怎见得？”张树田把两眼瞪了个溜圆。宏生媳妇玉花知道，生望叔不断外出跑个小买卖，在村里有声望，是个有见识的人，也忙问：

“望叔，你老快给俺掰察掰察，该咋办。”

望叔便坐炕沿上，从腰间抽出烟荷包，装上一袋烟点上，才说道：

“你看啊，这土匪绑票为了啥，是为钱财，咱宏生是个穷扛活的，土匪绑他有啥用。多一层，土匪放二先生回来也只是给杨玉昆捎个信儿，为啥不放咱宏生，单放有钱的阔佬哩；另一层，我听二先生言里语里让你借债卖地，又偏是卖给玉昆，说不准是杨玉昆为了你那儿亩地设下的圈套让你钻哩。”

“着啊，亏你说起，要不俺还认准二先生说的在理哩。”张树田边说边点头，越想越来气：“他杨玉昆这是骑着脖子拉屎，往死处整咱啊。”突然往起一站，冲到过堂屋，从锅台边操起菜刀，大吼了一声：

“禽他祖宗，俺和他拼了。”一阵风便冲到院里去。生望和玉花都没料到这一手，都愣了，等缓过神儿跑出来想阻拦时，已经晚了，只听“咕咚”一声，再看张树田被院中的捶布石绊倒了，菜刀扔出老远，趴在地上不动了，生望急忙跑过去翻转过张树田的身子，玉花一瞅，公公脸色煞白，嘴角流着血，“哇”地一声扑在公爹身上，嚎啕大哭起来。生望也心痛地涌出两眼泪水。这一嚷闹，便惊动了四邻，首先跑来的是杨老忠和宏宝爷孙俩，后边跑来的是张树田的堂孙女小冬梅，原来宏宝与冬梅自小订的是娃娃亲，长大以后，两人感情甚好，今天俩人刚要一块出去挖野菜，便听到爷爷家的吵嚷声，于是便跑来看究竟。杨老忠一见如此光景，惊慌地不知咋好。宏宝和冬梅跑在爷爷身前不住声地叫：

“爷爷，爷爷，你这是咋啦”

这时，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拥满了院子，大虎和几个青年伙伴

挤在人圈里边，粗声粗气地问：

“望大伯，俺树田爷爷这是咋啦？”

生望看了看众人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神，才简略地把事情学说了一遍。他的话刚说完，他忽然觉得抱着张树田的胳膊颤动了一下，低头一瞧，嘿，张树田胸脯在起伏，然后又呼出一口大气，眼睁开了。

“人缓过来啦，人缓过来啦！”

几十双关注的眼睛，几十棵关切的心，都惊喜地叫着。

玉花、冬梅不哭了，大家七手八脚将张树田抬到里屋炕上，张树田看看众人，想张口说话，然而突然地感到一阵恶心，张嘴一吐，竟是黑红的血。

“侄媳妇”，生望瞅着玉花，说：“人是缓过来了，俺看他这吐血，可得赶紧请先生调治调治”。

“是哩”，杨老忠也关切地说：“俺看树田这一摔一气，非同小可，记得当年杨玉昆他爹为了霸占后场边那片枣树，俺爹没钱跟他打官司，输了，俺爹一气，也是这个症候，不几天就咽气了。不过，你看这鬼叫门的灾荒年月，那有钱请先生啊。”

一提到钱，玉花呜呜地又哭开了。在场的人们也直空着抖擻手儿。沉闷半天，生望提议说：

“侄媳妇，眼下，你家宏生还在土匪手里，你爹这一病也不能不请先生，不然有个好歹，你怎么向亲朋好友交待。”

“是哩”，老忠也插话说：“两下都等用钱啊，俺看，不行，就狠狠心答应下杨玉昆的条件吧，把地卖给他，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当下还是救人要紧。”

玉花早已没了主意，听乡亲们一劝，狠了心，她把身板一挺，说：

“就这么办吧，这事俺主了。”说罢便从娘家陪送的红地柜里翻出地契，走到公公身边，说：“爹啊，这地咱不卖，这一关咱是过不去啦，你老只管养你的病，儿媳俺这就去了。”说完，也不等公公说话便咚咚地走出了家。



玉花一走进高大的红门楼，一个女佣便领玉花来到院中，二先生正端着账本看，忽见玉花进来，心里一动，心说，卖地的事有门了。但他故意慢腾腾地把账本合好，抬起眼皮瞭了瞭玉花，又见玉花右手心攥着地契，瘦长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但很快便又把满脸的笑纹收敛起来，因为他不愿让对方看出高兴的样子，于是他便傲慢而直截了当地问：

“卖地的事儿商量好啦？”

“商量好啦。”玉花冷淡地回答。

“唉！”二先生边起身，一边拿眼上下瞄玉花，然后又以怜悯的口吻，说：“这节骨眼上还是救人为上，其实呢，玉昆也不愿买你们这几亩薄地，乡里乡亲的，宏生又在东家身边扛活，能不关照吗？”他原以为玉花一个妇道人家会说几句感激的话，然而玉花只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刚刚迈出去的腿又缩回来，又对玉花嘻嘻一笑，说道：

“宏生嫂子，你等着，俺就去跟东家说说。”

二先生前脚走，玉花便骂道：“诡诈的老狐狸。”

过了抽袋烟功夫，二先生便嘻眉笑眼地回来了，一见玉花面就嚷嚷：

“好啦，宏生嫂子，好啦，一切都妥了。玉昆还说了，宏生这几年干活不错，让土匪绑票又是为了送少奶奶，他说除去拿地款赎回你家宏生，另外再给你十块光洋过生活，走，快跟俺见见玉昆去。”

朴实的玉花，哪知这又是一计。当她随二先生来到里院上房屋，杨玉昆急忙从太师椅上起身相迎，红彤彤的八仙桌上果然放着一摞银圆。玉花奇怪了，难道这个狠毒如蝎的财主，真发善心啦。正自愣神，她却没看见杨玉昆给二先生使了个眼色。二先生走近玉花，说：

“宏生嫂子，快把地契交俺吧，俺到账房去写字据，啊。”说着他便从玉花手上拿去地契，抻开看一眼，冲杨玉昆嘿嘿地一笑，抬脚走了，并悄悄把门关上了。这门一关，玉花顿时起了疑心，不自



觉地瞅了杨玉昆一眼，杨玉昆正嘻眉笑眼地看她，她立刻不安地低下了头。这时，杨玉昆拿起桌上的银圆“哗啷，哗啷”地在手心里颠动着，走上前来，玉花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突然，杨玉昆猛虎扑食一般蹿到玉花身前，一把便抓起了玉花的右手腕，将银圆放进玉花手心里：

“嘻嘻，这是俺给你的，只要你依从，往后少不了你花的。”

“不，不，俺不要。”玉花这时才看破了对方的诡计，顿时气得脸颊通红，一股怒火骤然升起，她用力一抽手，银圆“哗啦啦”洒满了一地。杨玉昆见此，以为这女人和他欺辱过的女人一样，出于害臊，或出于自尊，总有些扭捏，一次之后就顺把儿啦，于是他仍嘻嘻地张着两手上前抱玉花。玉花情知不好，心说，俺人穷，志不能短，下定了宁死不受辱的决心，因此不等杨玉昆靠近，便把头一低，用足了平生力气朝杨玉昆撞去。杨玉昆一惊，然而这小子自幼练过拳脚，会使几手刀棒，虽身体较胖，动作却还麻利，慌忙往左边一闪，玉花站脚不住，“吭”地一声，不偏不倚正撞在硬木八仙桌上，霎时，“噗通”一声，玉花的身躯便倒在青砖地上了。

杨玉昆虽为人凶残，像玉花这样的贞节烈妇第一次遇到，况且他看到玉花满头血污，一动不动了，脱不掉一场人命官司，慌了神，急火火往前院账房跑：

“永太，永太，快，快来……”

二先生正握着毛笔写字据，听见杨玉昆惊叫声，急忙把笔一丢迎出门，没容他问，杨玉昆便口吃着说：

“她，她，她死了……”

“谁死啦？”

“宏生家里的啊。”

“啊！咋回事？”

“她，她不让，就……”

二先生永太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把眉头一锁，也没再说话，便快步来到上房屋。杨玉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跺脚。二先生也不理他，低着头瞅玉花，看了一阵，忽然“噗嗤”一声笑了。